

《苦菜花,甘蔗芽》

◆作者:姜淑梅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作者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至黑龙江省安达市,1997年学写字,2012年学写作。2013年10月,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得到中央电视台“读书”、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梁文道“开卷八分钟”等专题推荐,并入选新浪好书榜2013年度三十大好书、豆瓣读书2013年度最受关注图书。本书是作者的第二部作品,延续了第一部的写作风格,语言通俗凝练,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记录了作者亲身与闻的中国老百姓的故事。

好吃的,好穿的,都留到过年

21



俺小时候,老家的男女老少都穿大肥腰裤子,瘦点儿的裤腰三尺多,肥点儿的裤腰四尺多。

大肥腰裤子没前后,两面都能穿。把两条腿往里一伸,提起来把裤腰一振,外面扎个带子。以前,裤子里边也没有短裤,一脱裤子,都是光腚。

大闺女、小媳妇都是一样。干净人在棉裤裆里缝一块布,隔几天,整下来洗洗,再缝上。女人没有小背心,更没有乳罩,脱下单布褂子,就是光膀子。都那样,谁也不笑话谁。

上茅厕,没有纸,都用高粱秸,劈成两半擦腚。女人来月经,都用旧布垫。月经没了,这些布用凉水泡,洗干净,晒干。干了以后,布硬邦邦的,用手搓,搓得不硬了,放起来,下次再用。那时候,女人把这布叫“骑马布子”。

后来时兴短腿裤子,上面大肥腰,下面大裤裆、大肥腿,一尺二寸的裤腿脚。棉裤里没有短裤,没有衬裤,裤腿还得吊起来,露出脚脖子。大闺女、小媳妇的脚脖子,有的冻肿了,有的冻成疮。

冬夜夜长,百时屯的半大小子经常听新媳妇去。谁家娶了新媳妇,他们就跑到人家窗户底下听动静。

有天晚上,他们又去听新媳妇。这家屋里点着灯,小两口有说有笑。领头的用舌头尖舔破窗户纸,看见小两口穿在一个裤子里玩呢。

这四五个小子把门整开就进屋了,小两口越着急越出不来。后来,男的光着腚出来,扎被窝里了。女的把棉裤腰一振,坐地上就哭。半大小子感觉没意思,都走了。这新媳妇好长时间不敢出门,没法见人似的。

要过年了,除了忙吃的,还忙穿戴。

新结婚的小媳妇、有钱人家的大闺女,做大红棉袄,也有做粉红棉袄的,外边做个天蓝色蓝士林褂子。褂

子比棉袄小一圈,有小一寸的,有小半寸的。下身穿大裤腰大裤裆的棉裤,不少人用大花被面子做裤面。有这样一身衣服,感觉自己很美地过一个年。

吃饭的时候,俺爹下令了:“你们穿衣服,褂子要比棉袄大一点儿,裤腰和裤裆小点儿。谁也不许用大花被面子做棉裤,那样打扮很难看。”

两个嫂都听爹的,谁也不那样打扮。

老太太过年,要做一身粗布棉袄棉裤、一副新扎腿带子、一双新裹脚布,再做一双尖靴子,靴腰上压一圈丝线织的辫子。

那时候,老太太戴的帽子叫“勒子”,勒子能把耳朵盖上,盖住半拉额头,还有两根带子系到后面,上面的头发都露着。过年得缝个缎子面的新勒子,再买个银帽花缀到勒子前面,还得买个缎子做的壳子,把头发装里面,再插上簪子。

四五十岁的男人过年简单些。做件家织布的大黑棉袄,有个大站带,做双新棉鞋、新袜子,这就是过的好年。

年轻男人过年,得有新棉袄、新棉裤、新袜子、大站带,新鞋得是砸气眼的千层底棉鞋。要好的,还得戴个紫花的线围脖。

新女婿第一年去岳母家,有钱的人家做个绸子大袄,也有做缎子大袄、洋布大袄的,再买礼帽、线围脖。要好的人家,鞋面子是买来的咻叽布,鞋和袜子都是家做的。

小孩子的穿戴热闹些。小小子要戴虎头帽,穿虎头鞋。帽子上的虎头张着大嘴,龇着牙,大眼珠子来回摆动,鼻子上边还有个“王”字。帽耳朵竖着,帽子后边还有两条飘带,下边有两个大铜铃铛,一走路哗啦哗啦响。

小闺女得戴花帽,穿花鞋。小棉袄、小棉裤都是家织花粗布,小小子的棉袄是对襟的,小闺女的棉袄是大襟的。俺那里的小孩棉裤,一条腿絮一斤棉花,棉裤做完了,裤腿一立,能站住。

一家人都打扮好了,过的就是一个好年。

俺那里有个说法:“今穿单,明穿单,留着新衣过年穿。”

好吃的,好穿的,都留到过年。

《美国民生实录》

◆作者:姚鸿恩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集作者在美国三十多年生活、观察、体验的功力,内容关乎美国普通民生的方方面面,精细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是超级写实主义的记录。从房地产、交通、饮食、节日、开销、婚姻、性,到法规、官员、思维、移民,无所不包,非几十年之深切体验所不能写。作者关于美国民生的文章,近几年成为最有人气的关于美国的博客,吸引了数十万忠粉,成为国人了解美国的一个最亲切、真实、可信的窗口。

美国是老年人的坟墓吗

09



美国到底是理想国,还是无数人堆砌成的蚁巢

转基因食品,还处在历史的实验过程中。三亿美国人,相当于三亿小白鼠。美国人视权益为生命。他们需要捍卫知情权。官员的财产都可以公布,为什么不要求食品包装上注明GMO?有标识的话,至少让消费者多一个选择的权利。比如,美国的有机食物都标明“Organic”,果蔬表示没有用过农药化肥,肉类表示没有用过激素。鱼,用Wild表示野生,用Farmed表示池养。

奥巴马2007年竞选总统时,曾表示要推动对转基因食品人的标签,“因为美国人应该知道他们买的是啥东西”。美国很多州都提出了转基因食品标签法(GMO Labeling)提案。近日,华盛顿州的支持和反对转基因食品标签法的选民正在积极准备11月5日的全民投票。目前,根据民调,尚不知此转基因标签法提案会“鹿死谁手”。

很久以来,有个说法:美国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

美国儿童教育的理念是寓教于乐。小学生没有回家作业,书包里空荡荡。暑假差不多放三个月,也没有任何暑假作业。若是低收入家庭,孩子不满18足岁,政府几乎包一切,包括房屋补贴和免费医疗。黑人和墨西哥人敢于养一大堆孩子,就因为孩子是“国家的财富”。所以,说美国是孩子的幸福的天堂,并非言过其实。

美国中年人要供房,要准备或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要卖力工作。下班后还得做饭。没有保姆,吸地毯、擦浴缸,都得自己动手。周末还要当农民,院子里轰隆隆地一行行地除草,或者照料院子里的花卉。所以,说美国是中年人拼搏的战场,也应该没有什么异议。

至于“美国是老年人的坟墓”,从精神层面来说,并不算耸人听闻。美国不兴三代同堂。子女成家立业,各奔东西。美国的小家庭都是跟工作走的。加利福尼亚人可能在宾夕法尼亚

工作,密歇根人可能在德克萨斯工作。所以,孩子成家后的住处基本不可能跟父母保持一碗汤的距离。老人一年的盼望,就是孩子能够在感恩节或者圣诞节的时候,跟他们团聚一下,享受珍贵的天伦之乐。

柏杨有段精彩的议论:只有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才能享受到完整的人生。洋大人一旦老啦,就成了狗不理,穷老头住养老院,阔老头困处在空洞的巨屋里,过年过节,儿女才回来一趟,像探望一条被遗弃在残空废墟里的老马,还没看清是谁哩,就又走他娘的啦。呜呼,洋大人这一套只能算是半截人生。前半截如虎添翼,勇不可当,后半截就惨啦。比起来中国老头老太婆儿女绕膝,天天坐到牌桌上张家长李家短,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

当然,“狗不理”只是形容而已。洋人老人通常还是有条忠实的狗日夜陪伴着。但是,狗毕竟不会跟你玩牌聊天,也不会端茶送水,所以,美国老人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

华人情况有所不同。在美国的中国老年基本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探亲的父母。孩子在美国建立了小家庭,没有“准生证”的麻烦,所以美国小公民纷纷问世。若送托儿所,每月得交出上千美元。善于啃老的,就让父母蒙骗签证官,赴美后当免费保姆。换尿不湿,喂奶喂食,洗菜烧饭,整理房间。忙忙碌碌,义不容辞。夜晚共进晚餐,也是天伦之乐。但一两个月下来,便开始严重想家了,想在中国的家。想念公园里一起跳舞的张大娘,想念隔壁一起搓麻将的王大伯。想念闹哄哄的菜市场,甚至想念地沟油里翻滚的油条。在美国,不会开车,不会英语,不会看英文电视,蓝天白云虽然不错,但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就盼着签证到期,好“刑满释放”回国。

第二大类是移民的老人。既然已经下决心移民了,那也就死心塌地留在美国了。移民的老人,大多数住在子女的家里。腾出一个房间,不是个问题。虽然也得做些家务,但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活络筋骨的运动。家里会装个中文电视,所以思想好的老人还会看看免费的新闻联播,而心不老的老人则“非诚勿扰”“爱情连连看”。

本书是著名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历时7年推出的最新作品。不同于以往的官场小说,本书讲述的是人到中年的情感危机。通过对孙离和喜子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及家庭生活的描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同时采用草蛇灰线的手法对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也作了生动勾勒。但是情爱纠缠里,官场元素并未完全消失,清官贪官仍有出场。在王跃文看来,这不是官场元素,而是现实元素——“毕竟任何人都不能生活在真空中”。

子站到镜子面前,笑嘻嘻地说:“喜子,你看看,我还配得上你吗?”

喜子取下大墨镜,眼睛马上就放亮了。自己娇娇小小的,站在谢湘安身边,像个幸福的新娘子。谢湘安紧紧搂着她的胳膊,像要把她塞进自己的身体里去。“喜子,你看自己多年轻!我个子高大,脸又晒得黑,人家会说你怎么找了个这么老的男人。”

喜子笑道:“小安子,你尽拣好听的说吧。”

谢湘安把下巴叩在喜子的头顶,望着她在镜子里亮闪闪的眼睛,轻声说:“你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迷人!”

第一站从上海飞罗马,十三小时的旅程。一路上小安子细心照顾,喜子也百随千顺,尽情享受两人的甜蜜时光。喜子的眼睛躲在墨镜后面,小心地观察别人看

她和小安子的表情,并没有发觉有什么异样。她长长吁了一口气,暗自有几分得意,心想自己还没老到那个地步,没那么和小安子不配。

飞到罗马,当地时间是下午四点多钟。天气晴朗,稍稍有些闷热。罗马机场很有几分破旧,瓷砖地黏黏糊糊,到处都有尿臊味。喜子四处看看,小声说:“小安子,我俩真到了罗马吗?怎么到处看到的还是我们同胞黄色的脸啊?”

谢湘安牵着喜子的手,拖着行李箱,也小声说:“亲切吧?不光罗马,现在世界各地到处黄流滚滚呢!咱中国人现在有钱了,还不许出来见见世面?旅游算什么,哪天我们把罗马的斗兽场都买下来。”

喜子掐了掐他的手说:“小安子,你怎么也一口土豪腔呀?不准这么说话!”

《爱历元年》

◆作者:王跃文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17 小安子,你把我照亮了!



谢湘安把喜子的手夹得紧紧的,说:“又说了这话!你别老是说年轻人年老,你很年轻!”

走到一棵大树下,谢湘安停下脚步,立在喜子的面前,双手轻轻搭在她的肩上。喜子闭着眼睛,脸微微仰起来。谢湘安的手忍不住抖了一下,紧紧地抱着喜子亲吻。

谢湘安吻得气喘,说:“我想马上回房间去!”

喜子一点力气都没有。她糊里糊涂地想,不能,怎么能这样?我是发疯了吗?她想喊谢湘安放开她,可她整个身子却像被吸附在谢湘安身上。

“我们往回走吧。”谢湘安轻轻地说。

喜子停下来,踮起脚尖附在他耳边说:“我们是在往回走,兜了一个圈子,马上就到了。”

她说完这话,也热烈地吻了

他的耳垂。

回到山庄,正巧没碰上熟人。时间不是太晚,古城里游玩的人还没有回来。谢湘安跟着喜子进了房间,从后面把她抱起来,嘴在她的后脖上亲着。喜子慢慢转过脸来,身子轻轻地颤抖。谢湘安把她搂起来,抱小孩似的放到床上去。

喜子忍不住叫起来,谢湘安忙用双唇堵上她的嘴。喜子摇着头,挣脱他的亲吻,闷着嗓子叫喊。

谢湘安壮得像头公牛,他的激越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喜子像是哭泣似的,说:“我会死的,我要死了!”

谢湘安掀起一阵更猛烈的风暴,喜子被卷到了九霄云外。她紧紧抱着谢湘安,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喜子喘着粗气,轻轻地

“小安子,你把我照亮了!”

小安子是她脱口而出的称呼,必得这样喊着,她胸口才不那么隐隐地疼。

“喜子,我好爱你!”

谢湘安搂着喜子说话,两人都像是在梦里。谢湘安说着说着,又把喜子紧紧搂住,像要发狂了一样。喜子吃惊地睁大眼睛,说:“小安子,我真的会死的!”

喜子这回真的哭了,泪水不停地流着。她呜呜的哭泣被他一阵阵猛烈的撞击打碎。

谢湘安终于安静下来,喜子喃喃地说:“小安子,你把我带到好远好远的地方,我飞了过去,又飞了回来。小安子,你把我照亮了!”

谢湘安躺下来,喜子趴在他身上。透过墨绿色的窗帘,隐约看见两盏孔明灯从窗口缓缓飞过。

候机的时候,谢湘安拉着喜